人与自然

东风柳线长

♣ 韩红军

古今文人写三春生意，少不得用“花红柳绿”。可见草木万千，一棵柳，独撑半壁春光。

楼前有湖，湖中有水，水边有柳。入春，漫步湖畔，不看水，只看柳。看它枯枝绿软，看它黄芽初现，看它碧绦披拂。

柳，临水扶风，体态婀娜、风姿绰约。不禁忆起宋玉《神女赋》的句子“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

人，如是；柳，如是。

春风骀荡。立于柳下，青丝翠瀑垂落、鹅黄嫩绿氤氲，惹得人醉了又醒、醒了又醉。醉醒迷离间方才明白，柳之美，皆在这千万根柳条之上，如发丝、如璎珞、如流泉、如飞瀑……

遂又忆起作家张晓风写柳的名句：“所有的树都是用‘点’画成的，只有柳，是用‘线’画成的”。一个“线”字，意韵并蓄、形神兼备。一字入神、一字出神。

近日读书，发现竟有“柳线”一词。始知在“万条垂下绿丝绦”之外，还有“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风吹柳线垂，一枝连一枝”，也有“雨馀梨雪开香玉，风和柳线摇新绿”“你看梅钱已落，柳线才黄，软软浓浓，一院春色”。这些句子，亦如“柳线”一词，虽朴拙直白，却致臻化境。

“二月和风到碧城，万条千缕绿相迎。”细密纤长的柳线，千百年来撩拨着诗人的心弦，或抒怀，或写景，一寸柳线一份情。更多是拟人，柳如美人、美人如柳。青丝绿云、柳叶弯眉、杨柳小蛮腰，透过纷披的柳线，恍若一位长发及腰的杏腮柳腰美女就在那柳烟迷蒙处，流苏涟漪、舞姿翩翩。

烟迷柳岸旧池塘。立在塘边柳下，在美人舞影翩翩的臆想中，痴看着新柳绿影翩翩。痴痴地看久了，轻拂的柳线，在摇动、漾动，也在更大的时空里灵动、流动了起来。

流动的柳线，“既流出了人心之美，又流出了万象之美”。流入了《山径春行图》、流入了《清明上河图》、流入了《四景山水图卷》，在绢上纸上成了画，勾连出青山悠远、行人蹀躞、茅舍栉比，勾勒出“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的明艳、“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的葱郁。

时光温润悠长，墨已泛青、纸已熏黄。千年间线条却不变，粗细、短长、简繁、疏密、浓淡、虚实、交错、顾盼，依然摇曳生姿、气韵生动。正因了根根柳线，春风遂由无形而有形、春天方于抽象而具象。

流动的柳线，既入画，也作书。君不见，无风时柳线瘦劲，枝条间挂着一行行挺拔俊秀的小篆；微风时柳线飘动，那是春风写出的一列列笔断意连的行楷。风劲时则是笔走龙蛇，一树恣意豪放的狂草。

谁说“草圣”张旭习书，只是从剑舞中临得了草书神韵？“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请君细看风流意，未减灵和殿里时。”这首《柳》便出自张旭笔下，观柳习书、师柳成书，从飘忽的柳线中窥得狂草书法堂奥，挥毫落纸如云烟。

柳烟淡淡、柳线款款。立得久了，便也觉出几分无趣，不由忆起童年点滴。仿着年少时模样，折下一节嫩润多水的柳条，扭拧两下，使其皮枝分离。抽出光滑的白木，便做成了柳笛。对着湖水，鼓起腮帮，“呜呜啦啦”地吹了起来。笛声或长或短、音律时高时低，没有曲谱，也就谈不上旋律，只是一味地乱吹。

不意凌乱的笛声，却引起了枝间鸟鸣。麻雀、黄莺、喜鹊、戴胜……唧唧、啁啁、喳喳、咕咕……

柳树葳蕤、柳枝婆娑，不见其鸟，只闻其鸣。但鸟鸣如春水一样清新明净，如春风一样的曲调优美。看到垂挂的柳线，我大悟。原来婉转啁啾的鸟鸣，也有曲谱。

根根柳线，就是五线谱。点点嫩芽、片片绿叶，不就是谱线上满挂的音符吗？

诗路放歌

石头的宇宙

♣ 王幅明

地球上有多少巨石阵
仿佛从天外飞来
久久沉默，永不言说
其中的故事已无法破解

最早的人类文明藏在石头里
史学家称之石器时代
在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里
人类用石器取火、狩猎

最早的文字写在石头上
最早的绘画刻在石头上
祖先发现了石头的神性
雕刻成像，辟邪镇宅

道德写在玉上
温润如玉，玉来自石头
意志写在磐上
坚如磐石，磐即巨石

爱情、财富与权势写在钻上
钻来自金刚石，石头的极品
经过地表千万年的历练
象征坚强、忠贞与永恒

不要害怕别人说
你是一块顽石
顽石考验人的定力
顽石与灵石，只在一念之间

书人书话

文明之光照亮古今生活

♣ 李福根

《一脉相承》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传播与影响的专著，捧读此书，引人沉浸入古今联想。

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孕育的成果渐行渐丰，涵盖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经年累月，朝代更迭，华夏子民顽强自立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可贵的状态一经产生，自然具备了传播功能。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一脉相承》论述：华夏“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从神农氏到颛顼、尧、舜等，都曾经南下‘抚有交趾’之地”。“越南的开国始祖，相传与中华民族同源。对此，越南史籍记载了两个传说，即‘鸿庞氏传说’和‘安阳王传说’”。中华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一脉相承》让人眼界顿开，中华儒家学说、科举制度、道教、佛教、史学、古代科学技术在越南的传播，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层面，引经据典论达诸多章节，汉字作为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发挥了先导作用。诚如专著作者马达先生所言：“文字跟着文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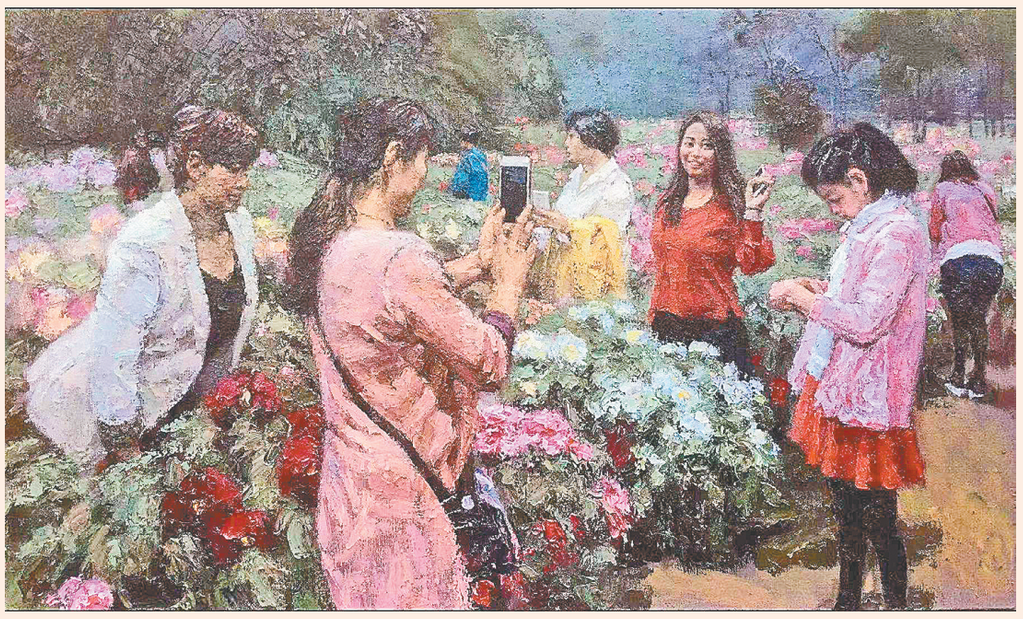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远播世界，灿若星河，熠熠生辉。远不说“郡县时期”，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越南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仍与中国的宋、元、明、清等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中国之密切，有如越南者”。

历史长河波涌浪翻，历史的天空云遮雾罩，研究历史需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事实，实事求是。马达先生在中越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中理性地分析：“前辈学者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的士人们在看待越南问题时受传统思想影响过深，未能够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因此难免在思想认识上会存在较为深重的成见。”一语既出，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跃然字里行间，《一脉相承》，在研究中外历史文化的百花园中，流溢出赏心怡神的芬芳。

古代中越历史文化传播交流，有南下就有北上。马达先生理性的思绪凝聚笔端，论述了越南文化对中国的反哺。早在北宋初年，越南的占城稻便在我国福建地区安家，其稻种“耐旱”“不择地而生”，南宋时期已遍种各地，成为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之后，安南稻又成功地引进我国。马达先生由衷地赞叹：两款稻种“既丰富了中国的农业物种，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这一重要交流成果，值得史家大书特书。”

粮食如此，水果家族的多样化兴旺趋势，同样离不开引进。《一脉相承》介绍：龙眼、荔枝、槟榔、香蕉、橄榄、椰树、鬼目等热带水果树木的栽培，从我国汉代开始，相继出现一批又一批园丁向越南学习种植技术。同样，从越南引种的还有薏苡、丁香 、胖大海等数十种药类植物。平凡世界是由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创造的，从古代走到今天，精神、物质、文化生活从贫乏到丰富，创造物质的人可歌可泣，创造精神文化的人亦然可圈可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子子孙孙生生不息接续创造的。

在马达先生理性的笔触中，浮现出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怡然自乐，读来又不禁蓦然联想起槟榔树下嚼槟榔的优美旋律，仿佛文明之光照亮了古今生活。唯恭敬、理性方可客观、全面、公正，马达先生对《一脉相承》的研究探讨是诚挚、理性、客观、全面的，自然洋溢着文明、友谊的礼赞。专著写作以秦始皇开发岭南为起点，使用了力所能及、目可所触的史料。越南建筑家阮安参与建筑明代初期北京城，越南兵制和火器制造技术对中国的影响，均占有应有篇幅。越南的开国传说，成为中越文化交流融合的佳话。



争艳（油画） 左国顺

荐书架

《左宗棠与曾国藩》：读懂晚清大变局中的奋斗与困顿

♣ 王胜君

近日，著名作家、“中国影响力图书奖”获得者徐志频的人物传记作品《左宗棠与曾国藩》重磅面世。该书是迄今国内首部以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国藩为比较研究对象的通俗读物。这部作品以其生动的文笔、扎实的内容，一面世即获得读者好评，在上市当月，便入选“人文社科中文原创好书榜”“文学好书榜”，成为历年来曾左比较研究中难得一见的新现象。

曾国藩、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是中国大转型时代的引路人，两人联手开创了近代精英的全面崛起。这对同龄的同乡旧友，四十岁前还是英雄陌路，稀有交集。只因时势风云骤变，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两人抓住时机轰轰烈烈大干了一场，不但挽救了濒危的大清王朝，刷新了帝国萎靡颓败气象，而且开创了起死回生的“同光中兴”。其功名之盛，声威之烈，为历史罕见。

曾、左相交三十七年，内情一直深埋于故纸堆中。本书以典籍为依托，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立足翔实的正史，核定丰富的轶史，全面细致勾勒了曾国藩和左宗棠各自的人生轨迹。重点围绕两人曲折起伏的交往经历，逐段逐点还原两人持续奋斗与相互纠偏的人生，深入剖析每一阶段的矛盾分歧与相互成就，完整呈现出这一对堪称“百年典范”的诤友，在家国大事跟生活琐事中隐含的全部细节。作者深入挖掘史料，细述曾左失和传闻背后的真实纠葛，全书过程曲尽人情，情节惊心动魄。

作为晚清巨子、一代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拙诚”与“朴强”相对，“自律”与“自由”相反，“内圣”与“外王”相辅，“卫道”与“创新”相成，站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阴阳两面。正是曾左阴阳互补、立体多面的丰富性，让中华民族拥有人类文化性格中最大的弹性：在太平时世，中国人爱好中庸和平，懂得繁衍子孙，安享生活；一旦国家面临危亡，民族发生危难，在亿万最普通的人群中，总会产生出一二个力挽狂澜的大英雄，他们可以将所有国人保护起来，让国民安然无恙。读懂了左宗棠与曾国藩，便读懂了传统五千年精华。

全书以当代眼光贯通古今，语言鲜活，文字深到，观念清透，将五千年中华传统生存哲学与成功智慧，通过人物本身的想法跟做法自动展露出来，给到读者生活的参照与智慧的启迪。

知味

吃 春

♣ 阿 若

莺初解语，草青柳黄。初春，这个被诗人誉为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接连几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后，悄无声息地来了。

坡土上，世云叔在培植瓜苗。沙田里，福元叔在播育稻种。河滩上，志民叔在栽种菜秧。田间地头，到处是勤劳的人们。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挥锄奋铲，俯仰起落，春耕始作展现于远山近水间。

“跟着你二姐去山上挖些野菜吧，中午让你们尝尝鲜。”母亲吩咐道。老家是丘陵地形，去山野里河边庄稼地，均呼去“山上”。我跟在二姐身后，挎着一个竹筐，往河滩走去。

田塍上，有些折耳根已经冒出了头，暗红的色泽鲜嫩。这些没有引起二姐的注意。水田里倒映着一些桑树、槐树、橘树、泡桐等，还有我和二姐的倒影，清晰如照。向南走过几条田塍，下一个坡，就到了河边上。河水已经灵动起来，白亮夹杂着青色，没有了冬日的呆板，欢快地向前跑去。河滩上，一片一片的绿。

“这是车前草！”二姐欢呼道，蹲下身子开始采撷。

一棵棵的车前草挤挤挨挨聚拢在一起，靠近河沟的一侧。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车前草更加葱郁。肥厚饱满的叶子环绕着根部，一层一层地向上生长。有的像手指张开向上，有的层叠在一起，像一朵绿色的花团。

我也学着二姐的样子，挑拣那些颜色青翠的车前草，大拇指扣住根部，与食指合力往上一提，一棵完整的车前草就进了竹筐。手指起落，我也不断收获着。一会儿，我们就采撷了小半筐。

不远处的竹林长得旺盛。林旁有一个凹坑，里面生长着一种葳蕤的野草。

“二姐，这是什么，可以采撷吗？”

“这是非菜。正好，可以采撷一些回去凉拌吃。”我回家查资料才知道，非菜大有来历，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葷味辣辛，如火焊人，故名。”我精挑细选地采摘了一堆嫩绿茎叶，放进竹筐。

在阿贵家菜地边长着野胡葱，与小葱很像，葱味极其浓烈。这个季节，根肥叶绿，挖上一把出来，别提有多诱人。二姐毫不犹豫地弄了一大把扔进筐中。

我和二姐在田野中奔跑着，欢呼着，阳光温暖而热烈，悦耳的鸟鸣叫醒了慵懒的村庄。春江水暖鱼先知。一条小鲫鱼，约有一拃长，蹦出水面好高，许是在水里憋闷得太久了，它想呼吸一下这个早春的气息。它刚睁开眼，瞅见采撷野菜的我们，还未及招呼，“啪”的一声又落入水中。它的眼中有一丝慌乱，白生生的鱼鳞在阳光下瞬间反射出一道光芒。

见我们采回一大筐新鲜的野菜，母亲脸上很灿烂。她将野菜分门别类，放在水桶里清洗泥土和沙，洗了三遍方才干净，分别放在筲箕里沥水晾干。

母亲将野胡葱放到锅里焯了一遍水，挤干水分之后切碎，再用刀横着竖着来回剁了几下，加入麦子粉、食盐、淀粉等，细心地揉成面团，然后用手搓成圆形，双手一压，就完成了一个圆形的饼。锅里已经放上了油，烧得旺旺的。三五个葱饼在锅里产生化学反应，“嗤嗤嗤”的声音此起彼伏，悦耳动听。盖上锅盖，两分钟一揭开，葱香扑鼻。翻过面再煎一会儿，只见白面已变成金黄，夹杂着青葱点点，胡葱饼就煎好了。趁母亲不注意，我从筲箕里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慢点，烫！”在母亲的吆喝中，我一阵风跑了，金黄焦脆的胡葱饼外酥里软，咸香弹牙，让人吃了还想吃。

二姐见水烧开了，她抓了一把非葷菜扔进锅中。

“这个菜用热水过一下，就没有那么辛辣呛人。这样一道工序，既能去掉泥土腥气，又多了一股清香。”二姐边说，边将装非葷菜的筲箕放在水龙头下冲水。

去掉底部有些暗红的老根，留下青色的梗，再把葷菜叶与青梗摘离，将青梗切成二厘米长的小段，掺入事先煮熟的粉条，加生抽、盐、鸡精，淋上辣椒油，再将热锅煎得滚烫的菜油浇上去，香味立即飘溢。二姐用筷子轻轻地掺拌均匀，一盘麻、辣、鲜、香的时蔬凉菜就做好了。

晌午时分，胡葱饼、凉拌非葷菜、清炒车前草、地木耳炒鸡蛋等相继端上桌之后，母亲还专门切了一盘蒸熏的腊肉，红白油亮闪着光，勾人口水。

“看来，今天是满桌的春味啊。春天是个生发的季节，耳得之为听春，目遇之为赏春，口舌嚼之则为吃春！”刚育完稻种回来，曾做过教师的父亲斟了一杯酒，卖弄起文化来。

我早已迫不及待，不等父亲发话，拿过筷子夹起菜往就嘴里送。唇舒舌绽，一股春天的味道瞬间在齿颊间无边无际地弥散开来。

所谓春之味，便是季节的脾胃，透着清新、光泽、层次、滋润。它或许不精致，也不典雅，却有一股自然的生机，还有一份因循的绵延。“吃春”既是一种慰藉，亦是一种唤醒。唤醒过往的岁月，打捞时间长河中跌落的长情。

百姓记事

优雅地老去

♣ 江 南

老去，真是一个犀利的词。

曾经有很多人倾慕我浓密垂顺的长发，忽一日，发现头发一团团地脱落，登时就惊慌起来，跑到养发馆求助，发膜，防脱洗发水，中药头疗，但凡能用的法儿都用了，发量还是越来越少了，其间的白发却日渐增多。小妹说，年龄到了，头发也老了，脱落很正常，再说，白发染黑是很容易的事情，不用担心。但我心里还是一阵悲凉，时光是如此的刻薄，专挑你心爱之处下手。看来，老去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亦见过一种可怕的老。她是我大学时的同学，由于患有一种家族遗传的皮肤病，不得已辍学回家，答应了一门包办的婚姻，那个大她八岁的男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酗酒闹事被警方传唤，她每天提心吊胆郁郁寡欢，导致精神恍惚。那天我在公园见到她，衣衫破旧，头发花白，连袜子都错穿成两个颜色，我叫她，她目光呆滞，竟是很久认不出我。才四十多岁的女人，老成这个样子，这是承受了多大的哀伤，才导致一朵花儿这么早就走向了凋零！这老，老得让人心生不安。

皮相的老只是表象，可以遮掩，可以延迟，可心的衰老，却是无法伪装的。三毛说：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生存固然不易，但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不是他人施与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在无端中迷失了自己。人人都在老。经历了那么多，该纠结的也纠结过了，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要散的。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庙宇，没有人能轻易地左右你，除了你自己。拥有一颗平常心多么重要。不痴，不颠，不怨，不菲薄，内心明亮地走着，多好。

女人过了四十岁，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心境并不那么沧桑，我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种满了绿植，保持四季如春，屋里有待售的旗袍、麻裙，有书可读，有茶可喝，最重要的是有一群心意相通的姐妹，她们既是我的客户，也是我的知音，这里俨然就是一个才女云集的生活艺术沙龙，华姐是其中之一。

六十多岁的人看起来至多有五十岁的样子，眼神清澈，穿衣打扮极有风格，精致得就像春日里的玫瑰花。她喜欢我屋里大片的绿，她说，老了，你会觉得一株家常的绿物比冬日里的梅更贴心，那梅开早了，开晚了，都不入心，偏巧遇上了，你若没有闲情，还是辜负了。不如手边的一盆绿，累了倦了，看起来都是暖。前些日子她告诉我说，她用积蓄在老界岭买了一套度假房，准备每年过去住上三四个月，老了嘛，时间和人都是自己的了，想怎么过都行。一个人一碗粥一碟小菜，是生活；两个人逗猫遛狗看老掉牙的电影，也是生活，一本书一盏茶消磨到天黑，亦没人管。想健身就健身，想看山就看山，想看水就看水，穿着自己喜欢的服饰满世界溜达，尤其美。是啊，就算是老了，也依然可以山山水水地走着，温温热热地爱着，在岁月的炉火之中，烹煮出旷远清淡的日子，放下浮躁，让思绪在清凉净透的霜色里舞蹈。如一个人，拈花展一抹笑，那是随喜随心，抬手画一片天，那是云卷云深。这样变老，该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姿态！越老越风骨分明，就这样，挺好。

没有人不老，但我想，除了苍老的容颜，我们需要有一颗丰盈的心。我第一次在工作室见到代大姐，她高挽着发髻，素色衣裙摇曳生姿，五十多岁的人却有着三十岁的生机和灵动，她的舞蹈，她的诗词，无一不述说着她风采卓越的半生。什么徐娘半老，什么美人迟暮，统统都是颓废的人写下的消极人生。活着是一场跋山涉水的征途，一程有一程的风景，一段有一段的美丽，又何必总拿青春的筹码来衡量姗姗而至的老年。时光，终究是绵软的，我们的诗人也许失去了年轻时光鲜靓丽的颜容，但她用锦心绣口，缝制出薄如蝉翼的裙，装点了岁月的清芬，用蘸满墨香的诗句，在平仄中润泽出流年的丰韵，这在我眼里清丽无比。

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岁月，依然看不清生活的真相。生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衰老而停止它的盘剥，它依旧需要我们勤奋的进取，但不是让我们每天追着时间奔跑。年轻时，你大约以为，时间就是个顽皮的孩子，只有一揽胸怀才能配得起尚好的华年，但年长后你就会明白，时间就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不管你怎么对他万般宠爱，最后，都只会烟花飞落，散若尘沙。余生不长，我们需要的是且走，且惜，且从容。

我的衰老也已经隐约可见，但我真的不想粗粝沧桑地老去。也许，我还要旗帜鲜明地与生活搏击，但我拒绝在死胡同中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智慧屏退生活的责难，那我一定会尽快找到一个转角，避过尘嚣，放下得失，逍遥在片刻光阴之外，淡墨轻描，随性涂鸦，素手弄花，淡茶侍喉，让指尖的时光慢一些，再慢一些，哪管他利禄三千，功名盖世！这样，我才能老得光而不耀，温良慈悲，才能在光阴的暮色里，簪花向暖，喜悦如莲！